

“我的成熟期和高峰期,在上海。”竹刻大家徐秉方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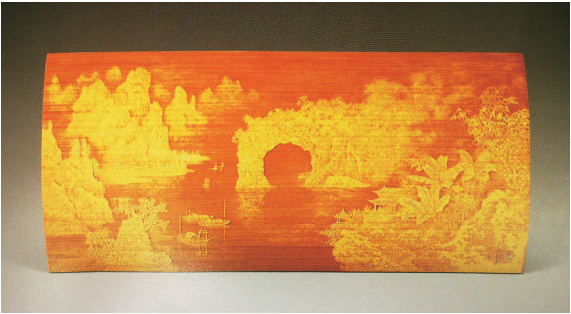
在上海居住了十几年后,年过古稀的徐秉方回到常州定居。在家乡,他有了一个小院,一个大“鸟屋”占了院子的大半面积,许多鸟儿在“鸟屋”里鸣叫着蹦跳着,它们是徐秉方捉来的。若问徐秉方是如何抓鸟的,想想鲁迅笔下的闰土,便知。

徐秉方的父亲徐素白先生是海上留青竹刻名家,他与海派名画家冯超然、吴湖帆、江寒汀、唐云、程十发等多有合作,声名斐然。饶是如此,他的收入仍不足以让所有孩子都跟着他在上海读书,徐秉方儿时便在常州乡间生活,他的捉鸟绝技,应该是那时练就的吧?

徐秉方养鸟,是为了观察。他久久地看鸟,鸟儿的天趣、生机,都印在心里,于是,他刻在竹上的鸟儿也是活的。住在上海时,徐秉方家在顶楼,他常在屋顶平台仰望天空,看云卷云舒。刻竹,刀和竹,是“硬碰硬”,跟毛笔宣纸的“软贴软”截然相反。用留青竹刻来呈现山水云岚,徐秉方超迈先贤,一骑绝尘。早在上世纪80年代,徐秉方刻了一个臂搁,是启功先生画的山水。先生看后赋诗赞曰“喜见毗陵步后尘”。王世襄先生是行大家,深知竹刻表现烟云之难,他说徐秉方“不独于见刀处见神采,更求在不见刀处生变化。不然,对于云烟弥漫、满幅烟云将不知如何措手矣”。说到

苍枝不老徐秉方

◆ 李天扬



◀ 竹·台屏《牧趣》(1998年) ▶ 竹·臂搁《仙境》(2004年)

二老的夸赞,徐秉方一笑:“其实,那时我的山水留青还不成熟。即使现在,我仍然感到没能把云的姿态充分表现出来。”

常有人好奇地问,徐秉方刻一件作品需要花多少时间。这,有时是要以年计的。因为徐秉方是在不断思考、修改着的,而竹子的颜色也在变化,变了,又要改。最近的一个山水笔筒,起稿于一年多前,现在仍未完成,但可以看出,山石的质感已经从原来的秀润变得苍劲。他的女儿徐春静说:“爸爸的这件作品,我初一看,

觉得好像有点粗。再细细看来,越看越有味道。”她感叹:“老爸还在变。”

成为一代竹刻大家、唯一的留青竹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,徐秉方靠的是不断的观察和思考,以及对待艺术虔诚、不苟的态度。他的言谈中,每有忧民之虑和哲人之思,深邃而独到。

徐秉方的两个女儿文静和春静也已成为业界翘楚。父女三人都不热衷于社交,不结交达官巨贾,也不去评职称,没有“大师”头衔,但

在同行、专家和艺术爱好者眼里,他们是“大师中的大师”。

留青竹刻始于唐宋,至明清成为一个独立的门类。徐素白先生把留青竹刻与海派绘画结合,创造了一个艺术高峰。改革开放以来,留青竹刻在沪苏浙皖甚是风行,但主要充当礼品或旅游纪念品,往往显得呆板俗气。徐秉方用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,努力拉升留青竹刻的艺术品位和艺术格调,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美学高度。在他的影响和带领下,上海嘉定和江苏常州等地涌现出许多留青竹刻高手。徐秉方的竹刻精品不止赏心悦目,甚至有一种动人心魄的魅力。可惜的是,徐秉方精益求精,出手甚少,外界很少有机会近距离欣赏他的作品。据悉,10月15日起,徐秉方艺术大展在常州博物馆举办。除了徐秉方的竹刻作品,大展还展示了他的书画和篆刻作品。此外,徐素白先生和徐文静、徐春静创作的精品也同堂呈现,文脉清晰可辨。对竹刻从业者和爱好者来说,这是一次难得的观摩机会。

令人欣喜的是,徐氏第四代、徐秉方的两个外孙女都喜欢艺术,表示要传承和发扬外公的艺术精神。文静的女儿朱迅霖今年考上了中国美院的研究生,这次徐秉方艺术展的展名“苍枝新篁”就是她起的。

苍枝不老,新篁破土。留青艺术,未来可期。

线装书藏得晚乐

◆ 黎洁

线装书是中国书籍装订形式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。父亲退休后,就爱上收藏线装书,至今已15个年头。在他的近千册藏书中,有几本明代线装书,也有几册清乾隆版毛晋的汲古阁珍本,但主要以近代版本居多。父亲常说,嗜古可以陶冶情操,领略历史之源流,深受受用不浅,乐趣无穷。

父亲小时候家里穷,爷爷奶奶省吃俭用才供他上了几年私塾。后来,他考上了县里的简易师范,毕业后当了一名乡村教师。父亲一生清贫,却喜欢读书和藏书,尤其珍惜上私塾时读过的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东莱博议》等几本线装书。在近百年人生中,它们始终陪伴着他。

父亲还收藏了几册清末和近代版本的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等。其中有朱熹集注的清末版本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。《古文观止》也是父亲收藏的重点,至今已收藏十几个版本。《古文观止》是康熙年间吴楚材、吴调侯叔侄两个编选的古散文选本,兼收韵文、骈文。该书文质兼美,易于记诵,有梦中的桃花源、酣醉后的醉翁亭、岳阳楼上的忧患意识、滕王阁中的书生意气,是一部兼顾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文选。

前段时间,父亲又收集到一套《文选李善注》,共六册,左下角印有汲古阁原本,系明毛晋编著的版本。《文选李善注》是中国文学史上现存较早的一部诗文选集,编选者是南朝梁代的萧统,包含七百多篇作品。《文选》历来受到文人的重视,后来更被当作士子的必读书,许多文人都下功夫研究,也出现了一些佳本。其中唐李善注本和吕延济、刘良、张铣、吕向、李周翰五人的所谓“五臣注”本,成为流传最广的本子。

没事时,父亲总是反复整理他的那些书籍。他常对我们兄妹说:“等我不在了,我的这些书就分给你们几个。你们要一辈一辈地传下去。”的确,线装书里有着缤纷世界,是父亲晚年生活的精神乐园。

“张鸣岐”款铜手炉

◆ 姜连生

对铜手炉我是陌生的,因为过去从未见过。自从搞文房收藏后,得知香炉、手炉、琴炉、熏炉等也属文房用器,便开始留心起来。说来也巧,不久就在一个小摊上看见了一只手炉,红铜、八角形、双提把,炉盖上刻有图案,炉底还刻有“张鸣岐”三个字。整体显得大气稳重,很是喜欢。谁知一问,说是已有人买下,只好作罢。第二天经过时,卖主主动喊我,说之前的买主不要了,问我要不要?我当即买了。过了几个月,又淘得一只样式相似,但小了一半的铜手炉,制作者也是“张鸣岐”。

一查资料,对“张鸣岐”及铜手炉有了许多的认识。何谓手炉?《辞海》中解释说:“冬天暖手的小炉,多为铜制”。据专家考证,手炉是

从火盆演变而来。到了唐代,人们开始用铜制作手炉。当时的手炉器形有方圆二式,里面放烧红的木炭或尚有热量的灶火灰,大的捧在手上,小的可放入衣袖,所以,铜手炉又称“袖炉”“手熏”“捧炉”“火笼”等。到了明清时,铜手炉的制作技艺达到高峰。从存世的实物、史料及文字、书画作品中,可以看到许多佐证。清代宫廷画家陈枚在《月曼清游图》中就有二幅图画描绘了手炉,其中“寒夜探梅”中有位贵妇怀抱手炉款款而行。该画还题有御诗一首:“眷信侵寻槛外梅,倚吟秉烛共徘徊。轻寒不进深庭院,女伴携炉得得来。”

明代万历年间嘉兴人张鸣岐不但制炉技艺高超,还擅画擅刻,最先制作出一种铜质匀



瓷雕作品“饮水思源”

◆ 蔡一宁

瓷雕,是绘画和雕刻相结合,并通过瓷器表现出来的艺术手段。与木雕、石雕、牙雕、骨雕、贝雕、根雕、冰雕、漆雕等雕塑艺术不同,瓷雕艺术家在陶瓷坯体上完成形体创作只是第一步,作品还要接受一系列制瓷工艺的检验,经过1300摄氏度以上高温烧制而成。因为陶瓷原料制成特定形体后会随着水分挥发而收缩,而在高温烧制阶段,坯体还会继续收缩。在从“泥”变“瓷”的过程中,作品的体积要整体收缩20%左右,且物理、化学物质都会产生根本的变化。如果造型结构比例不合理,重量分布不均,烧制出的成品就会发生变形。从这方面来说,瓷雕创作的难度是极高的。

最近,笔者在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举



办的瓷雕特展中见到一件名为《饮水思源》的瓷雕作品,以颇具烟火气的设计吸引了不少

观众的目光。这件作品是一只烟灰缸,属于实用器,高约14厘米,宽约15厘米,以女子井台打水为基本造型。其中的女子身着白色斜襟镶绿边无袖衫、蓝裤红鞋,扎马尾辫,戴红色蝴蝶结,脸庞秀美,体态丰腴,神态闲适。女子手提红色水桶,六边形井栏正面刻着“饮水思源”四字,其余几面有象征“心物合一、无始无终”的盘长结图案。烟缸的搁烟处则巧借了井栏因长期打水而磨出的凹痕,颇为巧妙。

看相关介绍,此件作品由景德镇高级工艺美术师毛龙汲主创。他是上海松江人,1955年毕业于中央美院华东分院雕塑系,曾在景德镇陶瓷学院任教,擅长设计创作瓷雕和实用器皿。他先后设计、创作的《勤俭持家》《长征途中的宣传员》《知识与劳动》等现实题材作品广受好评。这件《饮水思源》的设计创意源自“瑞金沙洲坝红井”的故事。1933年毛主席带领战士和群众在那里挖出一口好井。后来乡亲们在井旁立了一块石碑,上刻“吃水不忘挖井人,时刻想念毛主席”。红井也成了当年党和苏维埃政府关心群众生活,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历史见证。